

戏曲舞蹈 迷倒侧台男孩 追寻戏曲梦想

——黄豆豆的追梦轨迹



今年的艺术节,黄豆豆挺忙的,重心还是在舞蹈上——他在《东去西来》中跳一段《境界》,单枪匹马在舞台上,用肢体与乐队、数字多媒体对话;他要在“扶青计划”中为年轻舞者铺路,俯首甘为孺子牛;他还想带上老婆孩子去看上芭的《闪闪的红星》,致敬不甘平凡的舞者……

舞蹈对于黄豆豆的意义,无需赘言。可是,鲜有人知道,他心底还藏着一段戏曲梦,他不会忘记躲在戏班侧台的童年,梦想着长大成人,也像武生一样,踩着锣鼓点,白袍银枪,万里长沙……终究身不由己,梦虽依旧镜花水月,但又似近在眼前。

舅舅是武生

在七八岁正式习舞之前,黄豆豆大部分的童年是在温州的一间戏班里度过。“舅舅——我妈妈的哥哥——是一个武生演员。”黄豆豆说。

小时候,黄豆豆常常去后台玩。起先,他在戏班后台的主要工作是“调皮捣蛋”,学着台上的样子,玩玩刀枪棍棒,用水彩描眉画脸……玩累了,他就搬个小板凳,坐在侧台,“看到舅舅他们画上脸谱,在舞台上那么威风,我觉得又可爱又可怕……戏曲,其实是我的成长记忆。”黄豆豆说。

也许和舅舅有关,也许和男孩的天性有关,黄豆豆最喜欢看武生的戏,演员们踩着锣鼓点上场,他看到武林高手在刀光剑影之间闪转腾挪上下翻飞,看到英雄曾万千佳人相伴难免一朝形只影单,也看到将军踏破雄关之后古道青坟前的一杯苦酒……“我最喜欢看的还是猴戏。”黄豆豆痴迷着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豪情万丈,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火眼金睛明辨妖魔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,“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,做一个武生演员。”黄豆豆说。毫无疑问,按照黄豆豆对舞台的执着付出,若父母遂了他的心意,真成了一名武生,黄豆豆也必定是红遍华夏的名角。但这么多年,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些在戏班侧台长大的日子,比起天天为舞蹈练功压腿,自然梦想美不胜收。

学艺张善麟

“我虽然喜欢戏曲,可是一直没有专业学



■ 舞台演出 黄豆豆供图

习过。”黄豆豆说。这么多年,做一个舞者,黄豆豆看到更多的是孤独和寂寞。一次次,黄豆豆看着练功房里,从几十个人,慢慢少到一两个,最后,练功房里只剩下他和前面镜子里他自己的影子,“跳舞是需要忍受孤独的艺术,永远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。”

也是因为这份孤独的隐忍,1995 年春晚后台,他依然心无旁骛自顾自地在一张桌子上跌扑翻腾。当时同在现场的导演邢时苗紧盯着这个影子,这让他想到一个人,那就是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。后来,就有了舞剧《粉墨春秋》,也终于让黄豆豆走进了梨园行,演绎一位戏剧大师的人生。

不过,排练舞剧《粉墨春秋》之前,邢时苗诚意邀请了盖叫天先生嫡孙张善麟大师为之传授武戏入门。几个月的入门学习,黄豆豆从最基础的架山膀开始到走圆场、迈台

步,亮相、髯口水袖、刀枪棍棒,再到出手等等,完全先按武戏的要求学,学好了之后再根据舞蹈的需要去演绎编排,黄豆豆深切领教了戏曲武生行当的不易,武生和舞蹈一样,受不了孤寂和千百次的锤炼,哪有凭空而来的满堂彩?

合作谷好好

谁也不会忘记儿时的理想,这些年,只要有戏曲推广的活动,黄豆豆有求必应。今年国庆期间,黄豆豆就曾和谷好好在电视晚会上联袂登台,合作昆曲《借扇》。有意思的是,黄豆豆小时候想唱戏,谷好好从小梦想成为一名舞蹈家,长大后,他们彼此努力成为了对方曾经想要的样子。那一晚,舞台之上,黄豆豆终于扮上了自己最爱的孙悟空。为了孙悟空,黄豆豆排练的那些天,一直在上海昆剧团练



■ 为猴戏画脸谱



■ 向张善麟学剑舞

功“上班”。尽管那次唱的是昆曲,黄豆豆也很过瘾,“毕竟,京昆是一家!”

这不是黄豆豆第一次和谷好好合作,此前他们曾合作过一出剑舞《精忠词》——黄豆豆手持短穗单剑,谷好好手持长穗双剑,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演绎一段“串翻身”,合着古琴的音色与密集的鼓点,各自手上飞溅起漂亮的剑花,像极了张艺谋电影《英雄》中隐世的武林高手,伴着古琴空灵的音色身姿轻巧地穿梭于山水松竹之间,别有一番气韵。

“梨园文化为中国古典舞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养分,当中国古典舞‘融合’武戏神采,浓郁的中国风便舞得更出彩了。”黄豆豆说,“可以说,戏曲舞蹈、传统武术等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动作造型,对中国古典舞舞蹈语汇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”

本报记者 吴翔



照片里的故事

我爱依上海



昨晚,来自挪威的两位华裔姐妹小提琴家莎拉·陈(右)和卡塔琳娜·陈携手挪威钢琴家克里斯蒂安·哈根诺德,在上海音乐厅献演一台“北极之光”小提琴与钢琴音乐会。

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姐妹俩都是5岁起学琴,在挪威几乎囊括各项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金奖,是挪威目前出色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。她们从小在挪

威长大,父母都是上海人,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。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,还代表挪威艺术家在世博园将挪威的当代音乐介绍给中国观众。本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姐妹俩再次受邀来沪献艺,她们感到很兴奋,并用上海话讲:“阿拉根在此地,上海,我爱依!”说话时她俩的脸上始终堆满了可爱的笑容。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

笑声在青年观众中传染

独脚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第三轮提前开票

以城市符号石库门为印记,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市民生活变化的独脚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,自中秋夜首度亮相申城后,引发圈内圈外强烈反响。毛猛达、沈荣海这对黄金搭档,以扎实独脚戏功底和噱头十足的临场发挥,让观众笑足两小时。

观众的热情体现在票房,演出首轮七场,在开演前两周便告售罄;得益于首轮口碑效应,二轮六场一开票也迅速售罄。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精彩演出扎堆的金秋,能有这样的票房表现足见观众对传统曲艺的热切追捧。为满足观众需求,独脚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三轮演出提前开票,12 月 2 日-9 日,毛猛达、沈荣海将再登中国大戏院的舞台,续写这难得的“笑的传奇”。



新闻追踪

都说笑是有传染性的,要验证这句话,只需在《石库门的笑声》现场站一站,便能感同身受。自小热爱曲艺的程浸连看两场犹不满足,借着“陪闺蜜”的由头第三度走进剧场……让人欣喜的是,《石库门的笑声》的剧场里不仅有四零五零后,也有许多八零九零后。

制作人许霈霖表示:“青年观众的捧场,让我们看到独脚戏在当下的魅力,也验证了我们传统曲艺的吸引力。希望更多年轻白领能在紧张工作之余来剧场‘笑一笑’。”此外,老少同乐的合家欢情形,也让创作者们备感欣慰:“尤其是中秋夜首演那晚,看到一家四代人走进剧场,真让人高兴。上海是未来的亚洲演艺之都,就应该有各色各样的演出,给观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幸福。” 本报记者 朱渊